

因声求气明体例，披文入情析手法

——浅议古诗词如何因体而教

钟彩凤

诸暨海亮实验中学 浙江绍兴 311800

摘要：“因体而教”越来越成为一线教师的共识。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含蓄而内敛，教师可以根据诗歌的体例样式，从声韵入手，探索其中的节奏、形式、意象、意境和语言，在此基础上，品味“体变”，赏析诗人独特的“言”“象”“意”，体味诗人的个性匠心。

关键词：因体而教；声韵体例；意象意境；披文入情

曹丕曾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也就是说文章的本质虽然是大体相同的，但是具体的体裁和形式又是各有特点的。如果不能分清文体，就很难把握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也可以说一个人在阅读时不能把握文体，就不能真正地阅读，读对读懂，正因如此，古人云“文莫先于辨体”，“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等。那么在古诗词阅读教学中，如何做到因体而教呢？愚以为可以从声韵入手，结合诗歌体例样式，抓意象、意境、情感等要素，在此基础上，品味“体变”，赏析诗人独特的“言”“象”“意”，体味作者的个性匠心。

一、因声求气，吟咏声韵

苏轼说“三分诗，七分读耳”，诵读是理解古诗词的第一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古诗词往往简短凝练、节奏鲜明，富有声韵美，表现为押韵、平仄、停顿节奏、双声叠韵等语音特征的有规律的反复所形成的听觉上的审美感受。声调的高低起伏、平仄相对、舒促交错、间句对仗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格律诗。我们以必修上册第三单元杜甫《登高》为例，可以赏析音节间平仄相间、高低交错表达出的慷慨激越，语句间平仄相粘倾诉出诗人长年漂泊的孤苦。整首诗的音节之间声调错落、诗句之间音调回环，语音结构对称、平衡，备述了作者的多层、复杂的情感含意。在阅读《登高》这类七律时，吟咏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技巧，它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诗歌的

节奏，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情感。

姚尚春老师在教授选必下第一单元李白的《蜀道难》时，安排学生反复揣摩诗歌情感并根据古体诗歌押韵知识，设计朗诵脚本。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从“先”韵到“麻”韵，诗人情感由“低回缠绵”到“奔放激越”，每个字的意义都有所差异，从而传递出独特的情绪。“平低仄高平长仄短”的朗诵应该符合一些基本准则。例如，平声应该发出柔和的语气，节拍应该延伸；而仄声应该发出清脆的语气，音调应该高亢。在朗读脚本设计中更能深刻体会到李白的《蜀道难》音韵和情感的起伏变化。此外，我们在选必下联读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和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两首词时，也可以通过不断朗读来感受它们各自的音乐魅力。

古典诗词中蕴含着一种活力，它的灵性不可言喻，只有通过朗诵和品味，才能真正地领会它们的精华。朱自清强调，熟练掌握语言是不可或缺的，而吟诵则是欣赏的必要步骤，它可以让我们从文字中感受到语言的活力，使其变得更为生动有趣。朗读时懂得音节变化与诗人情绪的关系，通过轻重缓急与文本情感相呼应，然后采取适宜的节拍来表达胸中的情意，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意思。通过朗诵，营造积极的氛围，可以激发学生的热情，让他们沉浸在古诗词的美妙之中，进而促进学习者更为积极地去探索和理解古诗词所表达的思想内涵。

二、依据体例，分类探究

统编教材所选古诗词涵盖了各种体例，四言、五言、骚体诗、七言律诗、乐府古体、长篇新乐府以及宋词元曲等等。这些丰富的诗歌样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

作者简介：钟彩凤（1986—），女，汉族，浙江金华人，文艺学硕士，中学一级教师，单位：浙江诸暨海亮实验中学，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育。

视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艺术风格都迥异。我们在教学时可以逐一探究每种体例的特点，联读比较体会每种诗歌样式的表达优势。

笔者在教授选必下第一单元的五首古诗时做了以下尝试：联读《氓》《离骚（节选）》《孔雀东南飞》《蜀道难》《蜀相》，梳理探究诗歌体式发展的大致脉络。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风雅颂既亡，一变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这一演变反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形态从单纯走向繁复，从自由走向严密，句型变得更加多样，内涵也更加广泛的发展历程。诗歌体式的发展演变正是古人思想日益成熟复杂、文学语言形式日渐完善和精美的过程。在五首诗词的联读中，笔者让学生尝试改写，体会不同体式的表达效果。通过删改、朗读和描述的方式，辨别四言、五言、七言、杂言四种诗歌体式，探讨分析它们不同的表达效果，体会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变化历程。比如有学生将《氓》片段改为骚体诗，也有学生将《离骚》节选改为《诗经》四言诗或者乐府五言诗，还有学生将《蜀道难》改为骚体诗或七言诗，改完后反复诵读，再比对原诗，感受不同诗歌体式带来的表达效果差异。体式这个议题是阔大而内涵丰富的，若有条件，还可以在四言、五言、七言的基础上延伸出去，在文字排列、起承转合等角度进一步探讨不同体式对诗歌表情达意的影响。在这样的真实情境中学习，让学生能够深刻体会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成就，真正实现深度学习。

三、含英咀华，品味象境

古人以物象为媒介，将自己的思想感受投射到具体的客观物象上，使得意境与形象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意象”这一重要概念。因此，要鉴赏一首诗，理解诗歌的情感，意象是最好的突破口。对于意象丰富的诗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意象的组合方式来梳理诗词的情感发展脉络，通过意象群创构的意境，体味幽深内藏的诗人情感。通过《望海潮（东南形胜）》和《扬州慢（淮左名都）》两首长调的教学，我们可以深入探究两位词人的情感内涵，并从中发掘出他们在意象选择和意境营造方面的独特之处。

《望海潮》主要选用了“烟柳”“画桥”“云树”“怒涛”“重湖”“叠嶂”“桂子”“荷花”“羌管”“菱歌”“箫鼓”等意象来彰显杭州“形胜”“繁华”“清嘉”的特点。《扬州慢》则用“荠麦”“废池”“乔木”“清角”“冷月”等意象来突出扬州成“萧条”“空寂”的特点。在意象组

合方面，《望海潮（东南形胜）》通过将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结合起来，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觉效果。先用“画桥”“风帘”描绘人文风情的意象，继而用“云树”“怒涛”等展示自然景观的美景，随后又转列“珠玑”“罗绮”等人文风情，“重湖”“桂子”等再次描绘了自然，最后以“菱歌”“箫鼓”人文风情收尾。这种结构的运用，使得《望海潮》的写作更加丰富多彩。通过这种意象组合方式，避免了平铺直叙，意象堆砌。这种多变的场景，恰如其分地展示了杭州城的繁华和雄奇。《扬州慢（淮左名都）》按时空转换顺序组合意象，时间上先写白天的“荠麦”青青，再写黄昏时的“清角”，最后写夜中的“冷月”；空间上由空城的废池乔木，到二十四桥边的红药，这样的意象组合，有序而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了扬州城萧条空寂、乐声悲吟、无繁华之声，无赏花之人——传递了劫后孤城的黍离之悲。

同样的，我们在教学必修上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杜甫《登高》时，也可以联读二诗，比较他们在意象选择和组合上的差异带来的不同艺术魅力。前者想象瑰丽奇特，所选意象上天入地，猛虎鸾鸟、风云日月、神仙洞府无所不有，由真入梦，由梦返真，流动跳跃，有蒙太奇一般的效果；后者所选意象远近高低、动静结合、视听结合，风沙猿鸟、落木长江，意象密集、视野宏阔，流畅工整、一气呵成。

四、知人论世，披文入情

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诗人“情动而辞发”，诗中蕴含着强烈的感情。因此，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以“披文入情”为起点，深入探究诗歌“情意”，以便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旨。“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定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也。”要真正理解古典诗词必须深入诗歌内部探讨它的情感脉络，聆听诗人的心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每一首古诗词都传达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或理想情操，因此，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入这种情感的深处。

同样身处盛唐，李白与杜甫诗风迥异。笔者在教授《蜀道难》和《蜀相》时，就将二者进行比较阅读。前者想象奇特，文字流畅，境界宽广，充分展示了李白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后者结构严整，法度森然，情感深沉悲壮，有厚重的历史感，体现杜甫沉郁顿挫的“诗史”风格。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可以让学生结合背景资料，探讨李杜二人诗风迥异的原因。从社会背景看，李白处

于唐王朝不断强盛的过程,他的诗风透露出大唐盛世气象,自信昂扬;而杜甫生活在大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时局动荡,民不聊生,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问题,写的多是苦难人生。从个人角度看,李白出生于经济优渥的家庭,一生中基本不必担心生计问题,所以他的作品往往更多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而杜甫从小寄人篱下,一生漂泊流离,日子过得苦兮兮,所以写的多是血泪史。一个是飘逸的谪仙人,一个是扎根民众的诗圣,了解了各自的人生,也就明白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风的差异。

通过比较阅读曹操《短歌行》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能够让学生更加清晰地辨别出强劲有力的建安诗风和清新淡雅的田园气息;通过联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李清照的《声声慢》,我们可以更加明确豪放派和婉约派词的风格差异;此外,当仔细研究白居易《琵琶行》等文学作品时,也可以用类似知人论世的方式进行深入探究,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这些精美的语言和思想蕴含了诗人的哲思和洞察力,它们能够激发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们了解古代诗歌的精髓。

五、联读比较,明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丰富多样,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古老、至今依然流行的表现手法当是“赋、比、兴”手法。笔者在联读选必下第一单元《氓》《离骚(节选)》《孔雀东南飞》时,让学生梳理出三首诗中运用的赋比兴手法内容,进行表格比较,体会其表达效果。

《氓》以赋的手法交代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孔雀东南飞》以赋的手法夸张、渲染,塑造刘兰芝形象。“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氓》)这两句运用比兴手法,诗人以桑叶来比喻女子由青春靓丽到容颜陨落的变化,同时也象征了弃妇与“氓”的爱情盛极而衰的转变。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一开篇就以孔雀向南飞去却不愿失偶分离来象征二人的生离死别,为全诗定下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情调。

《离骚》在创作手法上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之义”,通过意象的象征、比喻,丰富了诗文的内涵和意蕴。汉代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节选部分用了众多香草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质和卓越的才华,以美人来象征有才德、有作为的人。比兴、象征的运用使得诗歌内蕴丰富,寓意深远。这也成为本诗的学习重点。

此外,我们也可以联读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体会用典抒情的魅力;联读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或者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体会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等。教学中教师不但要让学生结合作者的写作意图理解这些表现手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引导学生学会运用这些手法到自己的写作中。

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诗歌艺术蕴含着复杂的情思,它们往往以隐晦的方式传递出来,给读者无限遐思。它们或在回环曲折的声韵中,或在丰富多变的体例中,或在扑朔迷离的意象中,或在耐人寻味的诗境里……诗人们借助他们的笔寓情于境,情景交融,在高度凝炼的诗句中构建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在温雅沉稳的极致里展现中国诗词的独特魅力。因此,在课堂上,除了要求学生“读”外,还要采用适当的方法,让他们深入理解和欣赏诗歌,探索其中的节奏、形式、意象、意境和语言,进而培养出独特的情感体悟能力。当然,古诗词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鉴赏的地方,如诗词的色彩美、结构美、语言美等,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教学中根据不同的诗词特点,从实际出发,结合学情、师情,因文施教,因材施教,选择一定的方式加以取舍,无需面面俱到。

参考文献

- [1]薛法根.识体·适体·得法——文体分类教学的价值考量[J].语文教学通讯,2016.09.
- [2]余亚凤.因体而教[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18.03.
- [3]郑卫通.因体而教:走进文本的堂奥[J].语文教学通讯,2021,(7-8A)
- [4]蒋雅云.诗骚传统:梳理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脉络[J].语文教学通讯,2022(01).
- [5]王力.诗词格律[M].中华书局,2009.05
- [6]褚树荣.因体而教(现代散文).河南省名师工作室联盟,2019.08.